

出埃及記（眾名書）

第十五課-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

中文第 15 課第一頁

結束了為以色列人建立每日糧食供應（Man hu 稱作嗎哪，意思是“這是甚麼呢？”）的內容後，讓我們一起進入

出埃及記第十七章。

請讀出埃及記第十七章全部內容

出埃及記第十七章開頭，以色列人離開汛的曠野，繼續向西乃山前行，也就是何烈山，又稱作上帝之山。人們不

禁好奇，他們是否明白這幾週以來，所發生事情的深遠意義，或者是否隱約察覺到，上帝正在磨練並陶造他們。

會不會有可能，對埃及降下的各種災禍奇事、希伯來人從奴役中被釋放、分隔紅海、將瑪拉的苦水變為甘甜可飲

的水，這些神蹟竟能在短短幾天，就被忽略且遺忘。他們的信心怎麼就像電梯般，起伏不定呢？那白天黑夜都在

前方引導方向的雲柱，那代表上帝真實臨在的可見記號，難道不足以讓他們無時無刻確信上帝掌權嗎？

但是，對這群軟弱、好爭吵、缺乏安全感的百姓，就是如此。但願我們不是這樣。他們再一次需要水。他們是

人，又身處荒涼的曠野中，需要水是生存所必要的，也是合理的擔憂。他們的旅程必然是在一個個綠洲之間轉

移；糧食不再是個難題，但對游牧帳篷生活的人來說，水源一直都是難題。沒有跡象顯示，以色列人曾想到為缺

水的需求，向上帝求告。他們反而是抱怨、擔憂、心存疑慮以及恐懼。而且，他們還責難、責怪摩西和耶和華。

這回的情況跟之前缺水時，略有不同。因為，這次摩西帶他們到的地方，連一點水都沒有，這本身就很奇怪。摩

西是一位有經驗的沙漠居民，曾住在米甸，而我在猜，那地點，距離此刻以色列人站立、口渴之處，只有幾英里

遠而已。他應該只會帶他們去到一個，正常有水的地方。因此，我們面對的，很可能是阿拉伯半島某種異常的乾

旱情形，而摩西原本預期會有的水源(在利非訂 Rephidim 一帶)卻已經乾涸了。當然這確實是一個潛在的災難。

然而，當人們合理地認為，以色列應該還記得就在幾週前，在瑪拉的苦泉水那裡，上帝曾行了神蹟，變成能飲用的水。但顯然，他們不僅忘記了上帝關心並滿足他們；身體對水的實際需求。他們也從未領會祂，解決方式裡面所包含的意義和教訓。讓我們稍微再回顧一下瑪拉的故事。

(第十五課第一頁)

第 15 課第二頁

再回到第十五章，我們看到以色列人發怨言、需要水。摩西帶他們來到一處泉水，是一片綠洲，它自然狀態下的水，實在苦澀到無法喝。然而，當按照上帝的命令，把一種特別、不知名的木頭(顯然，是當地可以取得的)投入苦水中時，那水的苦味就淨化掉，變成了拯救他們生命的活命之水。

這是一幅極其美麗的畫面，預表了在約一千四百年後，基督將要為我們所成就的事。在這裡，我們人類處於敗壞的天性狀態，滿是苦毒。在我們西方的思考模式中，「苦毒」通常被理解為一種情緒、態度或心理狀態。意思是；我們糾結於傷痛和冒犯不放，逐漸形成一種「人生對我們不公」的感覺，結果，導致我們憤世忌俗地看待周圍的世界，並且拒絕喜樂。然而，這通常不是聖經所指的苦毒。反而從經文角度來看，苦毒是甘甜的反義詞，無論是在字面上，還是在詩意象徵意義上，都是如此。「苦」代表無法承受的痛，通常來自他人的加害，是一種無處可逃的受苦與絕望、壓迫。「苦」這一詞的字根，就是瑪拉 mara，甚至跟「毒」有關聯。納粹德國的猶太人正是飽受苦難；他們身處於一種；自己無法掌控、完全絕望的壓迫狀態。

苦，作為一種負面存在的狀態，常用來形容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境遇。而且，苦，也是全人類的自然狀態；我們無法拯救自己，我們無法改變自己，我們無法擺脫苦毒的存在，即便我們並未察覺這是苦毒。

如今，基督來了，祂被釘在木頭架上，祂寶貴的血流淌在上面。然而，那木頭、那十架擁有何等奇妙的能力阿；

當那神聖的木頭；十字架，浸入我們的生命，我們的苦毒與壓迫便被除去。通常，當某物體浸泡在液體中時，那物體的屬性就會變樣。事實上，希臘文的 *baptizmo*，就是英文的施洗(baptize)，浸入的意思。*Baptizmo* 這詞是借自聖經時代的染料貿易用語；也就是說，一塊天然布料，浸入(*baptizmo*)染料缸裡，布料就染上它所浸入之物的特徵。同樣的，對那些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人，祂的木製十字架，浸入我們悲痛苦澀的生命中，便轉變了我們的生命，使它們變得甘甜，並從罪惡權勢的壓迫下，得以釋放。這就是在曠野中瑪拉泉水，想展現的畫面。

那！讓我們回到第十七章，以色列人對水的新需求。摩西提醒他們，他們或許認為自己的怨言是針對他，其實是針對上帝。摩西又問他們；他們為何要試探耶和華？還記得我們之前，學過的希伯來語詞彙「試探」這個字嗎？(或試驗，在某些譯本是試煉)。這裡所用的字，跟我們之前看到的是，同一個希伯來字彙：nacah (naw-saw)。而這個詞，它帶有被押到法庭、站在法官面前的含意，那就是說，一個庭審的程序。因此，摩西指控百姓所做的，實際上，就是審判上帝；他們把自己放在審判上帝的位置！

然而，上帝再一次顯明祂是憐憫的。祂並沒有斥責摩西或百姓缺乏信心，而是單單供應了他們的需要。上帝吩咐摩西帶領百姓的代表；眾長老們，前往何烈山附近的“磐石”那裏。在那裡，摩西要用他曾經舉起來，分開紅海的那根杖，去擊打那“磐石”，水就從中湧流出來，足夠所有人飲用。有趣的是，這已經是我們第二次看到，摩西被命令用杖去擊打某樣東西，而且，兩次都跟水有關。第一次是他擊打尼羅河時，河水變為血紅色，而無法飲用。如今，他將擊打磐石，而那磐石將湧出能飲用的水。同時請注意摩西的杖，其實是上帝權柄的象徵，交在摩西手中。在一個情況下(在尼羅河時)被用來，向那些不屬於祂的百姓(也就是埃及人)施行審判跟憤怒。但在當前的案例來看，它將用來施行憐憫，並庇護祂自己的子民。

(第十五課第二頁)

第 15 課第三頁

我們務必要認識上帝，這一個難以琢磨的屬性；從同一個源頭(即主耶和華)而來，既有蒙蔽也有啟示，既有毀滅

也有救贖，既有平安也有絕望。對那些降服於祂君王主權的人，乃是良善，對拒絕祂支配的人，乃是災禍。當我們把那些令我們反感的耶和華屬性丟掉，而保留那些讓我們喜歡的特性部分時，我們其實是犯下一個可怕的偶像崇拜之罪。因為這麼做，實際上，會讓我們成為，按照我們的心意、思緒，塑造「神的形象」的罪人，而這就是偶像崇拜的根本定義。

現在，如果我不指出一個點；是摩西和長老們也不可能明白的事情的話，那我就有疏失了。這起擊打磐石的事件，其實是另一樁未來大事件的預表。基督被稱為磐石，祂受擊打，為要叫活水能從祂而出，供應、滋養上帝的所有子民。同時，我們也要記住，當耶穌；祂本身就是活水，被羅馬人的長矛刺傷之時，所有在場的人，都看到有真實的水，從祂的傷口湧出。這起何烈山的事件，與各各他山的釘十字架(the Crucifixion at Calvary)，無論在物理物質層面，還是屬靈層面上，完全息息相關。

請讓我指出另一個有趣的關聯，這在英文中，不容易看出來，但在希伯來原文中，卻明顯可見；摩西要奉上帝之名，用他的杖(桿)去擊打何烈山的磐石，就像他大約一年前擊打尼羅河那般。還記得在出埃及記前面幾個章節中，我們發現用來描述上帝對埃及的九次打擊（我們通常稱作“災禍”或十災）的希伯來語是“nachah”（發音 naw kah）。別把兩個發音極為相似的希伯來語混淆了，分別是“nacah”（發音 naw-saw）和“nachah”。nacah（發音 nawsah）意指進行審判，而 nachah（發音 nawkah）意思是攻擊(搗)、或擊打，用力一擊等意思。Nachah 這個字(是指擊打)不會用來形容像用槌子這種無害的動作，它帶有一種有目的性的攻擊，甚至可能造成傷害或殺害。回顧一下，我們就能理解為何“nachah”（發音 nawkaw）是恰好用來形容對埃及造成傷害、最終致命的攻擊，是從摩西擊打尼羅河作為開始的。因此，當用 nachaw 這個字來描述擊打磐石，使水流出，似乎不合時宜。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，使用 nachah 這個帶有惡意與暴力意味的字，意義是什麼呢？幾個世紀以來，拉比們一直在沉思，為何用 nachah 這個扮演著一種，帶有傷害意味的字，用來描繪摩西為百姓帶來可飲用水的行為。若不是因為這與我們的磐石；耶穌，最終所遭受惡意與暴力擊打有關連的話，那麼，這個希伯來語的字，用在何烈

山，就顯得不恰當。

第七節告訴我們，以色列因缺乏用水而抱怨的所在地，名叫瑪撒和米利巴(Massah and Merivah)；通常翻譯成“試探”和“爭鬧”。其實，比瑪撒的“試探”更恰當的翻譯是“誘惑”。順帶一提，這個字與之前摩西指控百姓把上帝帶到審判台前，所用的不是同一個字。那個字是 narah (naw-saw)(以“n”字開頭)，而這地名是瑪撒(以“m”字開頭)。那麼，為什麼“試探”這個字，在這裡如此貼切呢？因為這些已經跟隨雲柱達兩月之久的百姓，卻在第七節末，用這句話，公然冒犯上帝；“耶和華是在我們中間不是？”。

(第十五課第三頁)

第 15 課第四頁

忽然在第八節，場景發生改變，百姓開始與敵對鄰族，進行他們的第一場戰爭。這正是上帝在出埃及初期要以色列人避免的事，祂堅持他們走沙漠曠野的路線，而不要走那條直接前往迦南的主要大道，也就是稱作非力士人之路。然而，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，這場與亞瑪力人的戰爭，卻正是上帝要以色列去面對、去爭戰的一場戰役。攻擊以色列的民族叫作亞瑪力。我們後續在申命記第二十五章會發現，亞瑪力攻擊的是以色列長型隊伍的後方，主要是掉隊的人：老弱病殘等等。這使得亞瑪力的行為，更加可怕，因為以色列根本沒有威脅到亞瑪力。然而，首先出手攻擊以色列的正是亞瑪力人。其實一點也不要感到意外，因為亞瑪力人就是以掃的後裔。所以，即便亞瑪力與以色列有親屬關係，但由於雙胞胎兄弟-雅各跟以掃之間的分裂，他們同時也是敵人(還記得雅各如何設計奪取長子福分，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和權柄，從他雙胞胎兄弟以掃奪走嗎？之後，雅各被稱為以色列，衍生出以色列十二支派)。

在第九節，摩西吩咐約書亞(那位在摩西死後，最終成為以色列的領袖)，挑選出能跟亞瑪力交戰的人，並帶領他們去征戰。至於摩西，他則會站在戰場的山頂上，很可能帶著手中的杖。跟他一起上山頂的人有亞倫，和一個名叫戶珥(Hur)的人。我們能理解為何摩西的先知(代言人)-亞倫會陪同他；但這位戶珥又是誰呢？這個嘛，我們

在出埃及記第二十四章第十四節，再次看到他的名字，他似乎是亞倫的助手，雖然在家譜中，他看起來不是亞倫的血親。根據塔木德傳統的說法，戶珥是米利暗的丈夫(米利暗是摩西和亞倫的姐姐)。

戰鬥開始了；約書亞在山谷下帶領他的人作戰，摩西、亞倫和戶珥爬到山頂上觀戰，摩西舉起他的手。人們通常會假設，他手中舉的是他的杖，但經文其實並沒有這樣說。人們之所以推測他握著手中的杖，是來自為紀念這場戰役所設立的勝利祭壇之名；因為祭壇的名稱是耶和華尼西(Yehoveh nissi)，意思是；耶和華是我旌旗。暗示摩西當時使用了；一面旗或一種徽章、某種象徵以色列的圖紋器物。而第十一節記載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；只要摩西向天舉起他的手（杖），戰局就有利於以色列。但是，只要他把握著杖的手放鬆休息時，戰鬥局面就倒向亞瑪力。所以，亞倫和戶珥就讓摩西坐在石頭上，然後，兩人各自站一邊，托住摩西的手膀，使摩西即使手臂疲憊，也不需要放下杖，連片刻歇息也沒有。這場戰鬥，按照當時慣例，一直持續到日落為止。最終，約書亞的人馬擊敗了亞瑪力。

現在，有幾個值得注意的點；首先，我們來談談約書亞。約書亞屬於以法蓮支派。希望你們還記得創世紀最後三章中，曾討論過以法蓮支派的重要性。實際上，為了弄明白末世與啟示錄，我強烈督促你們去研究以法蓮支派，因為它是解開許多聖經謎團之門的一大關鍵。

(第十五課第四頁)

第 15 課第五頁

嚴格來說，在與亞瑪力人的這場戰鬥期間，約書亞還不叫“約書亞”。他的名字是何細亞(Hoshea)，或英文是何西阿 Hosea(這不是聖經經卷中的先知何西阿)。何細亞意思是指“幫助”或“拯救”。在這場戰鬥之後不久，何細亞才改名。我們以前也見過這種改名的情形，不是嗎？亞伯拉罕一開始也只是叫亞伯蘭，意為多民之父。隨後，上帝說你如今要稱作亞伯-拉罕，意思是；尊崇之父。我們也看過雅各，雅各伯改名為以色列。現在何細亞也將被改為約書亞。這兩個名字(何細亞和約書亞)是相關的，但如果不以希伯來原文呈現它，我們其實很難看出來。約

書亞(Joshua)在希伯來語是耶和書亞(Yehoshua)，意思是“雅威拯救 Yah saves”或“上帝拯救”，更準確的來說是“耶和華拯救”。而何細亞用最準確的希伯來語寫法，就是何書亞(Hoshua)或歐細厄(Oshea)。因此，與亞瑪力征戰之後，何書亞(何細亞)的名字前面，加上“雅 Yah”這個前綴字，所以就變成了雅-何書亞(Yah-Hoshua 約書亞)。由此可見，在這場奇特的戰役之後，摩西必須高舉手中的杖，向上帝仰望，以色列才能擊敗亞瑪力。這位在這場重大爭戰的勝利者和領導者，他的名字會被改為一個，能反映當天所發生事件的名字，也就是上帝從亞瑪力手中拯救他們出來。

現在，再補充一點，我們就接著繼續上。約和書亞，其實是我們已經熟悉名字完整形式：耶書亞 Yeshua，即耶穌、就是耶穌基督。沒錯，在我們現代詞彙來說，耶穌基督降生時的名字就是約書亞。在希伯來語就是耶書亞。我們的主，跟這位戰勝亞瑪力人的領袖，有同樣的名字。這段又有一個舊約與新約的關聯。約書亞；摩西的同伴，藉著上帝的大能，在肉身層面上拯救了以色列人。約書亞、耶書亞、耶穌基督則是藉著神的大能，在屬靈層面上，拯救了以色列以及所有要與以色列聯合的人。在兩種情況下，真正施行拯救的，都是上帝自己。我要向你保證，這些連結都是真實存在的，並不是人為刻意拼湊的。這些連結是要讓我們看到，它們兩者間的對應關係，而不是把它們當作巧合。不幸的是，如果不是用希伯來原文呈現的話，那層連結經常是看不見的。

在第十七章末尾，我們從上帝那裏，得到這令人驚恐的指示；祂說，祂要將亞瑪力的名號，從天下全然塗抹了。祂世代代必要與亞瑪力人征戰。為什麼？為什麼上帝把這最終、徹底的譴責審判，降在亞瑪力呢？

亞瑪力不僅真實存在、具體可見的民族，其所作所為正如經文所記載的內容那樣真實存在。他們同時也是一種預表。亞瑪力是外邦人，因此他們代表那些與以色列為敵的外邦人。亞瑪力是第一支在以色列從埃及得救贖後，攻擊他們的民族。亞瑪力代表了，對抗上帝百姓、對抗上帝要藉著祂百姓成就的計畫的民族。這不會是我們在聖經裡，最後一次聽到亞瑪力的名字。以色列第一個君王；掃羅，將會奉上帝的命令去消滅亞瑪力，作為對他們在摩西帶領以色列時，企圖阻止以色列前進的一種懲罰，然而，掃羅從未完成過。幾個世紀以後，在以斯帖記

中出現的邪惡人物；哈曼，據說是亞瑪力的後裔。當今許多阿拉伯人被認為是出自亞瑪力家族，而亞瑪力又屬於以掃的族系。好比說，約旦人被認為其祖先是以實瑪利和以掃通婚後的混血民族。

(第十五課第五頁)

第 15 課第六頁

摩西隨後築了一座祭壇。這是當時人們對於經歷一個重大事件的回應方式。這座祭壇是一座紀念碑及標記，用來紀念以色列和上帝一同對抗亞瑪力的戰役。那座祭壇被命名為耶和華尼西；意為耶和華是我旌旗。

在我們結束這章時，請讓我簡短地提一下摩西的杖，以及這裡將它稱為神的“旌旗”這件事。這裡正在建立一個關鍵的屬神原則，就是指；當我們把手中的杖交給上帝，當我們放開了控制，把它交託給上帝時，它就成為上帝手中的杖。要明白，在古代，杖（有時也稱作棍棒，以後稱為權杖）是一種權柄象徵或代表。摩西的杖，從人類角度來看，是摩西權柄的象徵。但他向天舉起杖時，聖經稱這個舉動是“舉起旌旗”，這象徵他將自己的權柄交給上帝，上帝藉此行了奇妙的事：摩西的杖成了上帝的杖。

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奧秘。只要我們仍然緊緊抓住，自己對生命的主權和掌控，我們就無法被上帝所用。而且，我們自己的權柄本身，毫無能力可言。即使是我們當中最強壯、最有能力、最聰明、最富有的人，最終只能依靠自身有限、與生俱來的能力。但是，一旦將這權柄交給上帝，祂就會用祂的大能來充滿它。摩西的杖，在摩西的權威下，不過是根枯死的木頭，即使對他而言，它似乎是牧羊工作中，不可或缺的工具，也是他對以色列行使權柄的必要象徵。但同樣這根杖，一旦在上帝權柄之下，卻能分開紅海、使尼羅河水變為血、在戰爭中打敗敵人。這原則在現代福音派基督教裡，常被表述為「向神降服」或「將自己交托給上帝」。我們在出埃及記中的摩西身上，看到這原則正在被建立起來。

請讀出埃及記第十八章全部內容

古希伯來賢哲早就指出，這章在時間順序上是錯置的。經文中提到上帝的律法、祭壇，以及摩西將上帝的律例教導人們，並依據這些律例來審判百姓，這些事只可能發生在西乃山頒佈律法之後。

第十八章一開始，摩西的岳父再度登場。米甸祭司-葉忒羅(Yitro)、葉特羅(Jethro)聽說了關於以色列發生的一切事，便來迎見摩西。正如我們討論過的，那個時代的消息傳播很迅速，其他國家的百姓，都知道在其他地區所發生的事情。而且，可以想見，許多地區和國家都屏息以待，想知道這三百萬龐大群眾湧向何方。

這是出埃及記眾多章節中的又一個例子，至於聖經譯者們，每逢原文出現“耶和華 Yehoveh”一詞時，一貫選擇翻譯成“神”或“主”，我並不確定原因(雖然我自己有所推測)。所以，當我們查看原文時，就會發現葉忒羅知道希伯來的神的名字；而且，我們大可以合理地推測，那一些知道以色列在埃及所發生之事的各地民族和國家，也知道以色列上帝的名字，即耶和華。在那個時代，知道一個神的名字，被認為至關重要。因為，當時有一種迷信觀念，如果你知道掌管某個領域（比如天氣、繁衍生育、繁榮、戰爭等）那位神祇的名字，那麼，當你呼求那神祇的名字時，那個神祇就必須達成你的要求。

(第十五課第六頁)

第 15 課第七頁

葉忒羅前來迎接摩西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，把摩西的妻子；西坡拉，以及他兩個兒子帶去跟摩西團聚。經文第二節說；她先前被送回去娘家的。這點相當符合關於西坡拉的傳統說法。她是個性剛烈、鋒芒畢露的女子。她曾對摩西造成極大困擾，以致於，當摩西從米甸前往埃及跟法老對峙時，她變得十分強硬，於是他打發她回去。有人還記得西坡拉名字的意思嗎？嗯，首先要知道，那是個非常貝督因風格的名字，意思是“鳥”。也就是說，她本人卻絕不是這樣。順帶一提，時至今日，仍有人在使用這個名字。一般認為，那段頗為耐人尋味的插曲；西坡拉公

開指責摩西，尚未為兒子們行割禮的事，而上帝也因此對摩西發怒，甚至因這個疏失，威脅要取他的性命。這導致摩西打發西坡拉和兒子們，回到她父親-葉忒羅家中。

現在，第五節說，當葉忒羅出現時，摩西正在“神的山”。這點很有意思，因為，它再次顯示出；出埃及記中，這段敘述在時間順序上，有錯置。因為，直到下一章，我們才讀到出埃及的百姓遷移並在西乃山腳安營。我上週曾提醒過你們，妥拉並非始終嚴格遵循時間順序，這就是其中一例。不過，這也與上帝指示，擊打磐石以便取水的事件，十分一致；因為據說，那塊磐石就位於何烈山山脈，而西乃山，也就是上帝之山，正是在這山脈之中。我認為，這也透露出，葉忒羅清楚知道上帝之山在哪裏。他之所以知道；a)非常靠近他的家鄉米甸，b)正如第六節說，摩西和葉忒羅之間，顯然有某種聯繫，還有 c)因為，摩西很有可能在多年前，曾帶他去過那裏，或者至少是，告訴葉忒羅它確切的位置。

我不想把這問題，翻來覆去地說個沒完，但上帝之山很可能離葉忒羅的家，不過幾天的路程，因此，西乃山的位置，正是使徒保羅所說的：在阿拉伯地區，或是準確來說，位於阿拉伯半島。我們別忘了，摩西帶領以色列百姓前往的上帝之山，也是當年摩西在火燒荊棘中，遇見上帝的地方。而且，就在火燒荊棘事件發生時，摩西與他岳父正好生活在米甸地。

經文說道，摩西跑出去迎接岳父，並俯伏在他面前。這是當時一種表示尊敬一個家庭之主；也就是指葉忒羅，的傳統禮儀模式。

要是能夠偷聽到他們的對話，肯定會很有趣。摩西跟他年幼的兒子們聊起天，聽他們講述，他不在的這段時間，生活中所發生過一切瑣事。然後，我確實想知道，來的是哪個西坡拉；是那個變得稍微溫和、也許帶著些許後悔跟思念丈夫的她，還是那個從一開始就因為他要走而責罵他、又嫌他離家太久的她？當然啦！還有聽摩西詳述耶和華所行的，一個又一個驚心動魄的神蹟；祂如何拯救以色列，又如何將埃及摧毀擊潰。然後，毫無疑問的，他

還向葉忒羅說，面對這群永不知足、忘恩負義的龐大數量百姓，處理他們無窮無盡的麻煩，那些人一有機會，就要來數落摩西，他究竟做錯了什麼事！(第十五課第七頁)

第 15 課第八頁

從第九節至十二節裡，許多學者認為，這段記載的是一個外邦人皈依希伯來人信仰的過程。沒錯，葉忒羅是外邦人，而非以色列人。儘管他被稱為祭司，但他並不是耶和華的祭司，卻是代表其他宗教和其他神祇體系的祭司。我們不必只是這樣斷言；因為，以色列唯一的祭司支派是利未支派，並由利未人亞倫擔任大祭司。況且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，葉忒羅可能是以色列，更別說是利未人了。因此他若要在以色列的祭壇上獻祭，他就必須先表明對以色列和以色列的上帝效忠。

當葉忒羅聽到由摩西證實了，他所聽見、關於希伯來的神、大能的種種事蹟時，我們得以窺見那時代人們的思維。在第十一節，葉忒羅做出宣告承認；耶和華超越萬神之上。他接著，在摩西和亞倫(Aharon)，以及眾以色列長老的面，向耶和華獻上祭物，並一同用餐作為結束。這正是當時立下盟約（-B'rit）的標準模式。早在創世紀中，我們已經詳細探討過立約是如何進行的。我們在這裡看到，葉忒羅所做的，是在上帝面前立約，可能是宣告他對上帝的忠誠，還有對以色列的效忠。那麼，他是否因此放棄了，自己的其他神祇嗎？那麼他是否持守一神論的概念？也就是；就只有一位神，而祂的名字就是耶和華嗎？恐怕未必，他只是承認耶和華是希伯來人的神，是「伊勒 EL」，即眾神之首、主神，這在以色列人看來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因為大體上，他們也是這麼看待耶和華的(不過是諸神明中，最偉大的一位)。

讓我再為你們指出另一點，等我們結束出埃及記，並學習利未記之後，會更加明顯；第十二節，英文譯本(幾乎所有英文翻譯)記載，葉忒羅為神獻上燔祭和祭物。但在原文，其實寫的是，葉忒羅為耶和華獻上了一個'Olah(燔祭)和一個 Zevah(平安祭)。而'Olah(燔祭)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獻祭，Zevah(平安祭)也是如此，各自有明確的意義與形式。當然，我們也看見葉忒羅並不是把這兩種，各自具有特殊意義、且專屬於希伯來人的祭物(順帶一提，

這些祭是在西乃山頒佈律法之後，才被規定的)獻給某個泛泛的神；這些獻祭很清楚是(正如希伯來語所述)獻給那位名叫耶和華的神。

我們在這裡告一段落，下週將繼續上第十八章的剩餘內容。

(第十五課第八頁)